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STORIES

故事会

发财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第四辑

校园故事
家庭故事
喝酒故事
悲剧故事
美德故事
发财故事
决斗故事
打赌故事
百姓话题(1)
百姓话题(2)

故事会 **5** 元精品系列

发财故事



市场上水果多得卖不掉，赵大种的
是桃子，比一般水果要烂得快，
所以更急得揪心。但赵大会动脑筋，带
着老婆和两个儿子将桃子连同枝叶一齐
截下来，放在三轮车上，一人踏一辆进
城，沿街叫卖。市场上的水果都是论斤
或者论袋出售，而赵大却将桃子连枝带
叶论个卖。城里人觉得这样的桃子新鲜，
没吃的时候放在房间里也好看，于是就
纷纷掏钱买。别的果农这一年蚀本不少，
赵大却因此大大赚了一笔。大智慧固然
能成就一个人的辉煌，但细节的力量不
可小视，有时候它能改变你的命运。

ISBN 978-5452-0252-6



9 787545 202526 >

定价：5.00 元

www.storychina.cn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STORIES

发财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财故事/《故事会》编辑部编.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9.4初版(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ISBN 978-7-5452-0252-6
I.发... II.故... III.故事—作品集—世界 IV.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15622号

丛书名: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书名:发财故事

主编:何承伟

编委:何承伟 吴伦 姚自豪 夏一鸣

责任编辑:鲍放

装帧设计:王伟

责任督印:张凯

出版: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发行: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电话:021-64173007

传真:021-64172001

地址:上海市瞿溪路1365弄3号3楼

邮编:200032

印刷: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版次:200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规格:770×960 32开 印张5

书号:ISBN 978-7-5452-0252-6/G·072

定价:5.00元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021-69211091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STORIES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00207)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收款人: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54667910

编者的话

《故事会》杂志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旗下一本以发表故事为主的通俗文学刊物，其发行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综合类期刊中一直名列前茅。

改革开放以来，她始终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以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清新明快的节奏，生动活泼的风格，亦庄亦谐的美感，赢得了海内外数千万读者的喜爱。

无数事实、经验和理性已经证明：好故事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而以我们之见，所谓好故事，在内容上讲述的应是做人与处世的道理，在形式上也应听得进、记得住、讲得出、传得开，而且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她的本质特征和艺术光彩。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好故事，阅读好故事，欣赏好故事，珍藏好故事，传播好故事，我们特编选了一套“故事会R元精品系列”以飨之。其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

- 一、在《故事会》杂志上发表的作品。
 - 二、有过目不忘的艺术感染力。
 - 三、有恒久的趣味，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启迪作用。
- 愿好故事伴随你的一生！

《故事会》编辑部

目 录

因财起祸

- 银元祸 2
暴富记 11
恼人的私房钱 18

生财之道

- “书呆子”养鱼 28
卖名字 30
阿祥扔单车 37
赚钱高招 41
老苗黄鱼 46
“借”本下海 52

发财噩梦

- 海外来信 62
一箭四雕 68
一笔抚恤金 80
傻大姐卖人 86
绑架“老疙瘩” 92

飘忽财运

- 中奖之后 100
文明楼里的奇闻 108
真假五针松 114
假币换真钱 120
欢迎小偷的人 124
自找没趣 127
一堆红木条 131

钱难通神

半夜敲门声	136
利钱	143
上当	149

因财起祸

不义之财使多数人难以自拔,受害无穷。



银元祸



红山县近来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一块银元起风波，
三家人亡家又破；
汗水换钱钱是福，
邪门捞钱钱是祸。

这首歌谣说的是这个县最近发生的一件奇特的案子。

离红山县城七十里的南山脚下，有座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叫靠山屯。

屯东有条小河沟，沟那边住着两户人家：后院姓刘，前院

姓沙。

沙家的户主叫沙大发，他为人刁滑，心眼多，再加上前些年队里穷，一直到三十八岁还是光棍一条。前年实行责任制后，他拼着劲干了一年，腰里攒了几百块钱，才托人在山南讨了个寡妇。结婚不久，那寡妇便怀了孕，眼看着老婆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沙大发心里像倒了蜜糖罐——甜透了。为了不让老婆坐月子时再受烟熏火燎之苦，他决定盖间灶间。

这天下午，他拉上架子车，带上老虎耙，来到离屯三里多路的一座荒庄上。这庄子因解放前遭土匪烧毁，一直没人再来住，如今是断壁残墙，杂草丛生。沙大发为了省劲，没上山拉石头，到这儿刨根脚来了。他刨着刨着，突然“当”的一声，蹦出一件圆东西来，急忙拾起，擦掉浮土一看，噫！是块“袁大头”。他乐得咧开嘴笑了。

早些时，屯里来过个外地人收银元，十块钱一块，价钱真不低，可惜，他把箱子、柜子和墙旮旯都扒过，也没找到一块。如今不想它，它却突然跑出来了，这真是“有福不用忙，没福累断肠”。一想到“福”字，他脑瓜忽地裂开一道缝：有一块，就没第二块？说不定还能刨出一缸哩！他顿时力气猛增，举起老虎耙，朝着蹦出银元的地方拼命刨起来。他刨呀刨呀，一直刨到日头落山，挖了个三尺见方、八尺深浅的大坑，也没见到第二块银元。他有点扫兴，但转念一想：谁埋银元决不会只埋一块，只要把这片宅基地翻一遍，还愁找不到？今天不行，还有明天哩！于是，他又高兴起来，随便拉了几块根脚石，哼着梆子腔回家去了。

沙大发心里憋着一股喜气，不说急得慌，吃罢晚饭一上床，便乐滋滋地对老婆说：“喂！今后晌，我在荒庄上刨着财气啦！”他老婆撇撇嘴说：“你还能碰上财气？”“不信？你瞧瞧。”沙大发说着，从怀里摸出了那块银元。他老婆接过去一看，喜得嚷嚷起来：“哟！还是块袁大头哩！”沙大发忙“嘘”了一声，说：“别咋呼，

可不能让外人知道了。明天我再多刨些，能换上千把块钱，咱就盖卧砖到顶的瓦房。”

俗话说：“隔墙有耳。”沙大发怕漏气，结果还是漏了气。漏给谁了？后院的刘家。

刘家的户主叫刘喜财。别看他人很瘦，脑袋小，心眼可不比沙大发少，而且还多一招：好逸恶劳，嘴头馋，有时还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因此，前年他儿媳妇一过门，就吵着分家。儿子刘二能是个认钱不认亲的宝贝，嫌他爹是个“漏斗布袋”，也怂恿着媳妇闹。刘喜财一气之下，四间瓦房中间拉道界墙：一家变成两家。随后，他跑到附近张庄女婿家，发誓赌咒改掉坏毛病，才把气跑几年的老伴接回家。老伴回来后，他真变了，一头扎到责任地里，一年多没犯老毛病，只是有时忍不住嘴馋，赶集时免不了下馆子吃一顿。

却说这天上午，他赶集时下馆子喝了四两白酒，吃了一盘嚼不烂的老牛肉，回家拉起肚子来。吃罢晚饭，他准备睡觉时，肚子又“咕噜噜”一阵响，就慌忙往外跑。他家的厕所在沙家屋后，他刚进去，正好听到那两口的对话，心头一震：乖乖，这家伙挖着财气啦，还要盖瓦房哩！嘿嘿，他要保密，偏偏让我听见了，这不是财神爷看得起我刘喜财么？心里一激动，肚子也不疼了。他悄悄转身回到屋里，见老伴已睡着，便点上马灯，扛上镢头，出门一溜小跑直奔荒庄。他到那儿一看，果然有个才刨过的大坑，便将马灯放在旁边的一堵断墙上，举起镢头，顺着沙大发的茬口，连夜奋战起来。

不说刘喜财一夜如何辛苦，却说沙大发因心中挂着刨银元的事，几乎一夜没合眼，天麻麻亮时，他起床撩起老虎耙就往荒庄跑。远远地，他瞅见荒庄上有一团光亮，以为是鬼火，身上顿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正要转身走，突然传来了“咚咚咚”刨石头的声音，他心里“咯噔”一跳，急匆匆奔上前喝道：“谁？”

这一声喊，吓得刘喜财的镢头怔了好大一会，回头见是沙大发，便干笑两声说：“噢，是大发呀，我还以为遇上了歹人哩！”沙大发见是刘喜财，觉得蹊跷：他又不盖房子，半夜三更来挖根脚干啥？

刘喜财刨了一夜，累得腰酸腿软胳膊疼，连银元的气也没闻着，如今见沙大发来了，唯恐银元被沙大发独自刨去，两只小眼“骨碌碌”一转，便云天雾地地撒起谎来：“嘿嘿，大发兄弟，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我实话告诉你吧，解放前，我姑老表的丈人家在这住时，埋过一百块大洋。后来，他一家都让土匪杀了，埋大洋的事除我没第二个人知道。土改时，我就想把它刨出来，又怕刨出来后会给定高成分，没敢刨。眼下，银元又吃香了，我想刨出来换几个钱。既然你来了，咱就一块干吧，刨出来的银元二一添作五，你看咋样？”

沙大发听了这番话，心头一松一紧：老天爷！我只说是碰运气，谁知真的有财气。一百块银元要让他得一半，我可就盖不起三间瓦房啦。想到这，他灵机一动，故意问：“真的只有一百块？”刘喜财打了个愣怔，回道：“听说，只有一百块‘袁大头’。”沙大发“哈哈”一笑，说：“要是只有一百块‘袁大头’，刨出来全归你，我不稀罕那玩意儿。”说罢，就举起老虎耙，扒起根脚来。刘喜财心里犯了疑：听沙大发的口气，像是一百块“袁大头”已到 he 手里。再看看那个七八尺深的大坑，便确信无疑了，不由得暗暗骂道：娘的，一百块大洋你刨走了，让老子给你刨根脚石？想得倒美！他二话没说，提了马灯，扛起镢头，怒气冲冲地走了。

路上，刘喜财越想越憋气：一百块“袁大头”，下广州少说也能换一千五百块。一千五百块，就这样让姓沙的独吞了？娘的，你不让我得一点，我也叫你一点得不到！他打算告沙大发一状。

刘喜财告状找到了谁？治保主任李青山。因为这些年来，他跟李青山打交道最多，虽说十有九回是挨训，但毕竟住在一个

屯上，话头客气得多。这回，他要在治保主任面前表现表现，因此，一见李青山便神秘地说：“李主任，我揭发一件很重大的案子。沙大发在荒庄上扒了一百块大洋，那是小地主王老八埋的，应该充公。”

李青山半信半疑：“你看见了？”

“我亲眼看见的。一百块袁大头，在大肚坛里装着，他连坛抱回家了。”

刘喜财说得有鼻子有眼，李青山也信以为真了。他想：虽说银元不能没收，可也该动员沙大发卖给国家，免得惹是生非。于是便说：“你回去吧，我随后处理。”吃罢早饭，李青山去公社开会时，顺路拐到了沙家。谁知，他刚露出点意思，沙大发便蹦了起来：“我哪来一百块大洋？半块也没得。你别信那‘三只手’的鬼话。”

一个说亲眼见，一个不认账，李青山一时也无法弄清，只得说：“没有就算了。我劝你两句也没啥害处。有银元卖给国家，免得招风惹草。”说完，上公社开会去了。

后院的刘喜财见李青山进了沙家，本想看场好戏，没料被沙大发一句话就打发走了，气得心口顿时窝了个大疙瘩，一碗饭没吃完便躺到床上生闷气去了。那一百块袁大头在他脑瓜里滚来滚去，搅得他六神不安，越想越不是味。一百块大洋，一千五百元呀！按每天四两酒一盘肉的开销算，够他吃好几年哩，能不心疼么？他嫉妒，他眼红，最后，终于抵挡不住那白花花的引诱，又动了邪念：娘的，反正他沙大发得的是不义之财，他花我花都一样，转转手，这不能算偷。可是，那一百块大洋在哪藏着呢？他脑瓜转了九九八十一个圈，终于转出一个主意来：听墙根。说不定沙大发两口子夜里说私房话时，会把藏银元的地方漏出来。

果然，老天不负有心人。这天晚上，刘喜财在厕所里蹲了整

整两个时辰，终于探得了底细。只听沙大发对他老婆说：“把银元放到床底下的空坛里，等凑够一百块时，咱再换钱买砖瓦。”

刘喜财心中一阵惊喜：嘿嘿，不够一百块，九十块也将就。他只顾得意，竟忘了自己是蹲在厕所里，起身便走，“扑通”，掉进了粪缸。他怕被沙大发两口子听见，学了两声猫叫，才悄悄爬上来。

他回到屋里，老伴一见便骂起来：“你个老东西，又干啥去了？”刘喜财“嘻嘻”一笑：“不小心掉到茅坑里了。这有啥？粪是庄稼宝，宝就是财，沾了粪，就是沾上了财气。”老伴瞪他一眼：“胡说八道！”“你不信？”刘喜财“嘿嘿”一笑，忍不住说：“沙大发那个笨蛋，把一百块大洋藏在床底下的坛里，咱要弄过来，不就是咱的财气？”老伴一听这话，顿时火起，捣着他的头皮骂道：“真是狗改不了吃屎！你再干那昧良心事，咱非打离婚不可！”刘喜财慌了，急忙说：“看你，捡着棒槌当针使，我只是信口胡说，哪能真干？”他嘴里这样说，心中却另是一番主意：银元到手，悄悄换成钱藏起来，零打碎敲地花，吃到肚里长成肉，谁知道？就干这最后一次了。

事也凑巧，第二天上午，沙大发老婆的娘家捎来信，说她娘有病，让她回去瞧瞧。可她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咋能翻山越岭？只好让沙大发去了。

这一来，喜坏了刘喜财，真是难得的好机会！可是，老伴在身边碍手碍脚的，咋办呢？他眼皮一眨，歪点子出来了：“哎，我说二能他娘，你不是想闺女么？这几天没啥活，我也想去瞧瞧外孙，咱一块去吧。”他老伴就怕他在家惹是生非，自然满口答应。刘喜财暗暗得意，看看天没晌午，到女婿家赶午饭还来得及，便催着老伴拣了一篮鸡蛋，又交代媳妇照管一下鸡笼，随后和老伴一块瞧闺女去了。

这天夜里是个大阴天，天黑得张嘴不见牙，伸手不见五指，

刘喜财独自睡在女婿家的西厢房里，心中暗暗得意：半夜摸回去，弄到大洋埋好再赶回来，这才叫神不知、鬼不觉呢！

于是，到了半夜时分，他揣上事先准备好的小刀，悄悄开了门，朝靠山屯奔去。

刘喜财心中得意，脚下生风，不到一个时辰，便来到沙家门前。他听听没动静，就攀着院墙边的一棵桐树，没费劲就翻了进去。可是，当他用小刀拨门闩时，却遇到了难关：门闩上了销子，拨不动。他想了想，悄悄摸到鸡笼前，拉开鸡笼门，把胳膊伸进去，使劲搅起来，直搅得母鸡扑腾公鸡叫。这一招果然见效，顿时屋里亮起了灯。他急忙躲到屋檐下，等沙大发的老婆开开门，端着灯去查看鸡笼时，他立刻闪身进屋，一躬身钻到床底下，连三赶四地摸起来。他摸遍大大小小十几个坛坛罐罐，沾了两手的酱豆、臭豆腐，也没摸到一块银元。他心里顿时冰凉，刚想出去，沙大发的老婆却进屋插上了门，他只得老老实实在床底下。

刘喜财趴在那儿，等到沙大发的老婆响起鼾声时，他刚要往外爬，突然听到了轻轻的脚步声，便急忙往回缩，却不小心蹬翻了几个坛子，只听得“叮叮当当”一阵响，把沙大发的老婆惊醒了。

沙大发的老婆忙起身擦火柴，谁知刚擦着，便“噗”地被吹灭了。就在这一刹那，她看见床前立着一个花脸怪物，顿时吓得“啊”地惊叫一声，摔倒在地上。

躲在床底下的刘喜财，也瞅见了怪物，吓得浑身骨头顿时散了架，趴在那儿直筛糠，大气不敢出一声。他正不知该如何才好时，怪物也往床底下钻进来，他再也顾不得许多，连三赶四地往外爬，又恰巧撞在怪物身上，“扑通、扑通”两声，他和怪物同时摔倒了。

常言道：“狗急跳墙，兔急咬人。”刘喜财摔倒后，嘴正好触着怪物的耳朵，他一张嘴使劲咬住，只听那怪物倒吸一口气，刘喜财就觉得肚子猛地一痛，不知什么家伙戳进了他肚里。他不敢喊，只好使劲咬牙，这一咬，就“咯嘣”咬下了怪物半只耳朵。于

是，他的头上又挨了一家伙，便人事不省了。

却说治保主任李青山昨天在公社开会时，公安人员一再强调，近来为银元的问题，出了不少案子，要提高警惕，严防走私犯把银元捣腾到国外去。因此，他一大早就赶回来，打算跟沙大发好好谈谈。谁料来到沙家门前，他连喊几声没人应；隔门缝一瞧，堂屋门大开，却没人影。他感到不妙，翻墙进院，到屋内一看，不由大吃一惊：沙大发的老婆和刘喜财都倒在血泊中。他急忙上去查看，见沙大发的老婆还有一口气，刘喜财已经死了，于是转身出门，一边派人去公社报案，一边让队长领人把沙大发的老婆送医院抢救。随后，他带了两个民兵，又奔回沙家，仔细查看起现场来。

李青山当了十几年治保主任，经手过不少案子，哪一件也没今天这事奇怪。他左看右查，前思后想，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在检查伤口时，他猛然发现刘喜财的嘴里好像噙有东西，便找来一根筷子，撬开刘喜财紧咬着的牙关，发现了半只耳朵。他正摸不着头脑，后院传来了刘二能两口的吵闹声：“不让我说，我非说！你八成是偷女人了。”“胡说！”

“没偷女人，你那耳朵是被狗咬的？”接着，便是一阵厮打声。

李青山心中顿时亮了，急忙领着两个民兵往后院奔去。他一见刘二能，果然左耳缺了一半，二话没说，就命令两个民兵把刘二能监管起来。刘二能还要争辩，见李青山两眼死盯着自己的左耳，顿时骨头发酥，软瘫在地上。

原来，前天晚上刘喜财和老伴的对话，被隔墙的儿子刘二能听见后，他也起了偷银元之心，昨天，见沙大发和他爹妈都不在家，便瞅准了这个机会。半夜里，他趁老婆熟睡之机，悄悄爬起来，用红颜色和锅烟灰抹了脸，掂了把杀猪刀，翻墙进了沙家院子。他进院时，正赶上沙大发的老婆在查看鸡笼，所以，比他爹进屋晚了一点。他当然不知道他爹已经先他进了屋，后来当耳

朵被咬住时，他一时性起，就用准备拨门闩的杀猪刀连捅了两下，谁料，却把他爹给捅死了。

李青山问明了这些情况，又仔细揣摸一下，便对整个案情明了啦。他心中万分感慨：为了一百块银元，儿子叫父亲送命。唉，这个沙大发也不像话，你刨到银元，献给国家，国家也不会亏待你，干吗要藏在家里呢？

想曹操，曹操就到。李青山刚回到前院，便碰上了急匆匆赶回来的沙大发，他劈头就问：“你那一百块银元在哪儿？”

沙大发正是为那一百块银元的事，才起五更跑回来的。他见李青山追问，愣了一下，说：“我哪来一百块银元？”

李青山火了，严厉地说：“为你这一百块银元，出人命了！”

沙大发一听这话，慌了神，急急分辩道：“真的，我真没有一百块银元，只刨出来一块。”说着，从怀里摸出了那块袁大头。

李青山略一想，便明白过来，感到好气又好笑，说：“你呀……快带上钱去公社医院吧，你老婆是死是活，还不好说哩！”

沙大发如同当头挨了一棒，顿时呆若木鸡，好大一会才愣过来，“哇”的一声哭了，随即发疯似的往公社医院跑去。

故事到这儿结束了。可听故事的人都想听个头尾，咱就把结果告诉大家吧：刘二能被判了死刑；他老婆卷起家当回娘家去了；沙大发欠了整整五六百块的外债，才救活他老婆的命，可老婆肚里怀着的孩子却丢了。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红山县。不知是哪个土秀才，除了编了那四句歌谣外，还编了一副对联：

刘二能错杀他爹——钱迷心窍；

沙大发赔钱丢娃——自讨苦吃。

(王国全)